伊洛淵源錄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伊洛淵源錄

(二)

朱熹撰

伊洛淵源錄卷之八

劉博士墓誌銘

元祐元年閏二月。詔侍從諫官御史。各舉經明行修、可充內外學官者。資政殿大學士、朝奉郎、侍講韓公維、以開封府陳留縣尉劉絢名聞。授京兆府府學教授。侍御史王巖叟。今正言朱光庭。又皆言五春秋學廢已久。絢少通春秋。宜爲博士。詔復以君爲大學博士。及就試。不幸有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病甚請外。未報。以二年六月十二日卒於官。自公卿大夫師友學士。莫不傷之。噫、其傷也、豈私乎哉。蓋以純學懿行君子爲難得也。君字質夫。先世常山人。曾祖諱懷寶、贈光祿少卿。祖諱舜卿、尚書虞部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以仕宦始家河南。其後因葬焉。父師旦、今爲朝散大夫致仕。妣安仁縣君。余仲姑也。君生質明粹。長而溫恭。自髫齔時。已有老成器。結髮卽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君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外雖溫然可親。遇事剛毅自立。其質之美。學之力也如此。明道常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君幼以祖蔭得官。少嘗應進士舉。再至禮部。後不復爲也。初仕河南府壽安主簿。尹召府中。且俾句稽公廚賓客之費。凡尹之子弟預者。皆

計、而償之。尹始不悅。卒以此善公。臨事不苟。率類此。元豐中。移潞之長子令。邑俗淆古。而公又誠愛。公家負逋。不施箠扑。以期而集。有一夫貧甚。自言未有以償。公惻然爲寬其期。鄉人遂以代輸。終其去。遂不笞一人。歲旱。田稅十當蠲七八。府遣官覆視。所蠲才二三。君力爭不能得。乃封還其榜。請改之。不聽。民詣闕訴。詔遣通判躬按。卒得如君言。府由是憾君。乃以公事置公罪。丁安仁縣君憂。父老數千百人送至郡境。君重謝遣。皆涕泣而還。富文忠語人曰。劉絢古縣令也。舉予之所見者一二。槩可見矣。惜乎朝廷方知而用之。年纔四十三而沒。平生蘊積。見於時及於物者、固未博。是可傷也。已沒時。家無千錢。諸君士友相與賻之。始克歸葬河南府偃師縣洛南鄉士中村北邙原先塋之次。其年十月十九日也。君之爲人。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既病。與予言曰。每瞀悶時。正坐端意。氣卽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君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君自幼治春秋。其學祖於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沒之時。尙以例類質於大夫。君平時有遺稾未就。將終啓手足自盥櫝。猶道詩書語。安然而逝。可謂力學者也。君與人俱學。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也。予晚始聞善。賴君以告語者多矣。今予之悲。豈特親戚之情乎。君娶白氏。屯田員外繹之女。子男一人、伯順。銘曰。嗚呼質夫。不可得而見也。學以致道。蓋如子者鮮也。養之溫溫。淆乎善也。發之鏗鏗。堅不變也。嗟世習非。滔滔競迷。不有豪傑。孰逃而歸。尙豈若子。安而蹈之。進以知止。本以不欺。其出無惑。歸生曷疑。猶身之長。日益莫知。試其所遭。乃審所持。力久內明。見於融怡。德未大施。君子是悲。彼而不知。我何說爲。人有知之。起以

此詩。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游從之情哉。玆焉歸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敍其哀。

遺事五條

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見程氏遺書。下同。

質夫沛然。

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絢作。自不須頤費工夫也。劉傳既成。門人請觀。伊川曰。卻須著頤親作。竟不以示人。伊川沒後。人方見之。又有蜀人謝湜解春秋。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後方可作。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下同。

今人多說曾見伊川。又曰。他自某人處傳得伊川學。焞昔見李端伯作劉質夫墓誌。有記伊川語曰。斯人之志。吾無疑矣。然質夫春秋傳成。伊川卻親作何邪。謂孔子謂賜可以言詩。惟復三百篇皆與孔子見同。惟復指當時一事。今不可便謂子貢盡得孔子言詩之道。今要箇劉質夫豈可復得。然爭說我得伊

川學哀哉。

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見侯子雅言

李校書名籲字端伯。緱氏人。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嘗記二先生語一編。號師說。伊川稱之。而祭文亦有傳學之語。蓋自劉博士外。他人無此言也。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焉。質夫於子爲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氣相類。志尙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爲奠。以敍其哀。

又　呂正字

嗚呼。識子於南山渭水之曲。知子於洛陽夫子之門。風期自振於流俗。問學不異於淵源。子之胸中。閎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子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子之於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予求友於四方。願所得之幾希。志或同而才之不足。才或高而志與之違。子敏且強。予心子契。謂其有年。以立斯世。嗟如之何。皇天降災。夭於中道。使不得盡其才。質夫之賢。予聞有素。昔予見之。傾蓋如故。迺得與子。情親義敦。定交莫逆。不啻弟昆。天不憖遺。質夫且死。同其弔傷。有予與子。子疾繼作。予爲汝憂。子罹親喪。既歸莫留。別未踰月。予訃亦至。驚疑恍惚。若有所失。不意二子之賢。而一朝至此。道之難行。我今知之。人之云亡。孰知我悲。子之往矣。天不相矣。恍矣惘矣。予奚望矣。哀哉。

遺事二條

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見程氏遺書。下同。

楊遵道問因見李籲錄明道語云。大則無所在。剛則不屈。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卻與先生說別如何。伊川云。先兄無此言。舊當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才聽得轉動。便別舊見。只有李籲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卻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

藍田呂氏兄弟

寶文名大忠。字進伯。丞相汲公之兄。元符末。以寶文閣直學士卒。寶錄有傳。不載其學問源流。今不復著。但遺書中見其從學之實。

宣義

行狀略

君諱大鈞、字和叔。姓呂氏。其先汲郡人。自祖而下葬藍田。故今爲京兆人。嘉祐二年。以進士中乙科。授秦州司理。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事。以諫議授果州。乞代親入蜀。移知綿州巴西縣事。未赴。旋以諫議致仕。移疾不行。丞相韓公絳、宣撫陝西河東路。辟君掌書寫機宜文字。府罷。除福州侯官縣。故相宣靖曾公、出鎮京兆。薦君知涇陽縣。皆不赴。久之。丁諫議憂。服除。復閒居數年。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仕意。講道勸義。以教育人材。變化風俗。推其在己者以驗諸人。將自期德成而致用也。居無何。士大夫皆惜其賢而不用。以爲不仕無義。由是多強君起。不得已

造朝。大臣薦以爲宮邸教授。非其志也。會仲兄龍圖閣直學士大防、知永興。陳乞監鳳翔府造船務新官。改宣義郎。朝廷問罪西鄙。鄜延路轉運司。特請君行。師出暴露。君臨事竭力。不弛厥勞。人勸君以他辭免。而君義不辭難也。以元豐五年夏六月癸酉。感疾卒。年五十有二。君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大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而君之所趨。蓋亦未見其止也。蓋大學之廢絕久矣。自扶風張先生倡之。而後進蔽於俗尙。其才俊者急於進取。昏塞者難於領解。由是寂寥無有和者。君於先生爲同年友。及聞先生學。於是心悅誠服。賓賓然執弟子禮。叩請無倦。久而益親。自是學者靡然知所向矣。先生之學。大抵以誠明爲本。以禮樂爲行。衆人則姑誦其言。而未知其所以進。於是焉。君卽若蹈大路。朝夕從事。不啻飢渴之營飲食也。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剋期可到。而日用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爲宗範。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丁諫議憂。自始喪至於葬祭。一倣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於禮。雖昆弟共行之。而君特勉執之彌謹。由是僚友稱其孝。世人信其誠。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之。蓋君之所行。雖以禮爲主。要欲其學立其守。而又樂爲人語。故人皆由其教而說其義。自是比比皆知禮爲可行者。君少時贍學洽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先生說。遷其素志。而前日之學。博而以約。卽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愛講明井田兵制。以謂治道必由是。悉撰成圖籍。胸中了然。若可推行。又嘗作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二賦獻。槩可見其志矣。君旣感疾。一日命

內外灑掃齋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而沒。則德性所養。可以想見矣。既卒。其孤尙在鄉里。夫人种氏治喪。一如君所以治諫議之喪。凡委巷浮屠煩鄙不經之事、一不用。於是延之學士大夫驚歎君之家法。以見君之道固行於妻子矣。子義山。傳其父學。蚤有立志。

墓表銘　　范育

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世行云。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蓋大學之教。不明於世者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之信也。君於先生爲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君謂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當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己不疑。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橫流。繼絕學。毅然不恤人之非閒己也。雖先生亦歎其勇爲不可及。始居諫議喪。衰麻斂奠葬祭之事。悉捐習俗事尙。一倣諸禮。後乃寖行於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閒。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識其義。相與起好矜行。一朝知禮義之可貴。久之、君之志既克少施。而於趨時求中。未能沛然不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踰。以造約爲先務矣。先生既沒。君益修明其學。將援是道

推之以善俗。且必於吾身親見之。既而曰有命。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其始講修先生之法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既又知大君子之德不存焉。雖不試而不悔。始也急於行己。既乃至而不迫。優游乎道之可樂。始也嚴於率人。既乃和而不解。使學者趨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於此。君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

正字名大臨。字與叔。學於橫渠之門。橫渠卒。乃東見二先生而卒業焉。元祐中。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范內翰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官。不及用而卒。有易詩禮中庸說文集等行世。

祭文

嗚呼。吾十有四年而子始生。其幼也吾撫之。其長也吾誨之。以至宦學之成。莫不見其始終。於其亡也。得無慟乎。得無慟乎。子之學博及羣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爲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爲。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學之職者。七年而逝。茲可哀也已。茲可痛也已。子之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爲壻矣。其爲人所重如此。予於窮達死生之際。固已了然於胸中矣。然吾獨不知子之亡也。將與物爲伍邪。將與天爲徒邪。將無所通而不可邪。是未可知也。子之才皆可以知此。固不待吾之喋喋也。今獨以喪事爲告。子之柩以方暑之始。將卜辰歸祔於先塋。乃擇明日遷於西郊之僧舍以待時焉。嗣子省山。實爲喪祭之主。將行一奠。終天永訣。哀哉。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閒。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子以千錢挂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沈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爾。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誌之。後十五年、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泣下。

遺事十一條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見程氏遺書。

呂進伯甚好。但處事太煩碎。如召賓客。亦須臨時改換食次。吾嘗語之曰。每日早晚衙纔覆便令放者。只爲定故也。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理。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進伯好學。初理會箇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卻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進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進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

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箇事。只輸顏子得心齋。見上蔡語錄。

馬涓巨濟狀元及第。爲秦州簽判。初呼狀元。呂進伯爲帥。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爲判官。不可曰狀元也。巨濟愧謝。進伯因謂巨濟曰。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爲己之學其勉之。時謝良佐顯道□□□教授。顯道爲伊川程氏之學。進伯每屈車騎。同巨濟過之。謝顯道爲講論語。進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案牘委巨濟詳覆。且曰。修身爲己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知。巨濟自以爲得師。後立朝爲臺官有聲。每歎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見邵氏聞見錄。

呂進伯帥秦時。倅之子張瞻景前時往問學。後入大學。求書見汲公。進伯云。微仲不須見。不若見大臨舍弟。見呂氏雜誌。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見程氏遺書下同。

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俗。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向風。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與叔一作據理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巽之。范侍郎育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綠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呂與叔以門蔭入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揜祖宗之德見呂氏雜誌

伊洛淵源錄卷之九

蘇學士名昞字季明武功人亦橫渠門人而卒業於程氏者元祐末呂進伯薦之自布衣召爲博士後坐上書邪黨竄鄱陽今無以考其言行之詳特載呂公薦狀如左云

呂正字代伯兄作

奏狀

右臣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之學爲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或不如所舉臣甘罔上不忠之罪

遺事三條

季明安看遺書

蘇季明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爲意和靖曰然也焞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爲國家計邪爲身計邪若爲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以焞言爲然先生曰名言名言見涪陵記善錄

後世司言責者於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言者則顛倒錯亂只爲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衆矣不知其要者依舊無所得如橫渠聲動關中關中尊信如夫子蘇季明從橫渠最久以其文釐爲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卻是未知橫渠橫渠有詩云中天宮殿鬱嵯峨瓦縫參差切絳霄葵

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淸朝夫豈不欲行道於世然在館中半年卽去後十年復召用之不半年又去只爲道不合卽去也朝廷事自有宰相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見胡氏傳家錄

謝學士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察院楊文靖同時受學歷仕州縣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後復去爲堯庫以飛詔坐繫詔獄禍官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游公爲誌其墓今訪求未得

遺事

明道初見謝子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見上蔡語錄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閒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閒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顯道乃止是歲亦登第見程氏遺書下同

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明道謂謝子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憤悱如此見侯子雅言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見程子外書

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卻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見胡氏傳家錄。

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昔日學時。只垂足坐。不敢盤足。又云。昔者用功處甚多。但不敢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見上蔡語錄。下同。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功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胡文定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卻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宴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眞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生平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卻閒工夫。枉用卻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在上面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便倒。樹木有根。雖翦枝條。

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或問謝子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卸。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卻並無危羨。

舊多恐懼常於□□也。習□曰。六文一□□特地寫教不好打疊了此心

釋氏只要箇絕念某□得似釋氏□□□□日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何字□有此□□□□發得太早。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一曰心有□□爲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用吾曰未到此地□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伊川□句壞□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卻何故被一句轉卻。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煅鍊得人說了又卻道恰好著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今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進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卻如夢。如挽弓、到滿時愈難開。然此二十年聞見知識卻煞長。

按前段與此小異。蓋前曾氏所記。而此段胡氏所記也。未知孰是。姑兩存之。

馮忠恕聞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謝良佐有王佐才。以是質於和靖。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澠池令。來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謂焞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焞卽往問焉。顯道曰。良佐每

嘗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見得它也是如此。雖甚喜之。但不聞此語耳。見洽陵記善錄。

謝顯道建中閒。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見程氏遺書。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見上蔡語錄。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偕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具飲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與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埽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見上蔡語錄後跋。

學者必求仁。須將孔門問答仁處。編類考察。自體認一箇緊要處方可。若不實見得分明。則流爲釋氏。是自家原不曾有見處。龜山語至此。更不說破。謂說時只是眼前事。不如使人自體認。上蔡則不然。有問

則歷歷言之。西人氣直。謂說後曉者自是去做工夫。否則休耳。見胡氏傳家錄。

游察院墓誌記　楊文靖公

予昔在元豐中。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公諱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英豪。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疑議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爲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卽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簽書齊州判官廳公事。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卽位。召還爲監察御史。出知相州。歲餘。管句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漢陽軍。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衝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葬於和州含山縣車轅嶺之□□。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力心□自到。不爲□儒之習。誠

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涖官遇僚吏有恩意。與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斂。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大無虛日。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娣姒。睦姻族。人無閒言。公素貧不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先公卒。子男七人。撝、擬、球、握、損、淡、拂。女歸某之子遹。有中庸義一卷。易說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

遺事五條

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見程氏遺書。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箇意思。便道一作到中庸矣。見外書。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見程氏遺書下同。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

游定夫後更爲禪學。大觀閒。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爲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游。則二者

之間。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游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見呂氏雜志。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

楊文靖公

墓誌銘

胡文定公

自孟子沒。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閒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道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公諱時、字中立。姓楊氏。既沒踰年。諸孤以右史呂本中所次行狀。來請銘。謹按楊氏出於弘農。爲望姓。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焉。公姿稟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杜門積學。渟滀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羅外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銜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開導上意。

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祕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邇英殿說書。公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略曰。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爲虛文耳。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爲盜者。獨免租賦。百姓何憚不爲盜。夫信不可去。急於食也。宜從前詔。嘉祐通商榷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錢如故。而榷法愈急。宜少寬之。諸犯榷貨。不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呼蔓延。犴狴充斥。宜即革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迫於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爲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敵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敍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金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金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金人厚取金帛。又遂賂以三鎮。遂講和而去。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

要藩。今一旦棄之。虜廷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踰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如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躡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於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屢進屢卻。公又言聞金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今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此萬全之計。望斷自宸衷。無惑浮言。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於是大原諸郡皆告急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邦彥。公言士民伏闕。詬罵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出於一時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鄴奉使失辭。惟金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敷告中外。乃推平賊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彥等既罷。趙野尚存。公復言野昔嘗建言、請禁士庶以天王君聖爲名者。上皇後以爲諂諛之論。廢格不行。而野猶泰然不以爲恥。乞賜罷黜。上皆從之。或意太學生又將伏闕鼓亂。乃以公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

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以疏詆公。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卽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閑除職。彖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徽猷閣待制。上卽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葬本邑西山之原。近臣朱震、奏公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辨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寃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優恤其家。有旨贈官。賻以金帛。娶余氏、贈碩人。先卒。子五人。迪、早卒。迥、遹、適、造、已仕。女四人。長適陳淵。次陸棠。次李郁。次未嫁。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

者。雖羣居終日。喑聲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熙寧初。代余典教渚宮。始獲從公游。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覿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脆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縕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敝廬廈屋。若皆可以託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沈伏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於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辯以闢邪說。存於今者。其傳寖廣。故特載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公之學於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不屑去疑公。蓋淺之爲丈夫也。銘曰。天不喪道。文其在茲。惟天之命。尸者其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兄弟而處。並爲世師。偉茲三賢。闊步共馳。有學術業。顏其餒而。公名最顯。垂範有詞。豈不見庸。孔艱厥時。狂瀾奔潰。砥柱不敧。邪說害正。倚門則揮。嗟彼奸罔。讒言詆欺。我扶有極。人用不迷。奚必來世。判其是非。有援則止。直道何疵。不勉而和。展也可夷。河流在北。伊水之湄。誰其似者。訂此銘詩。

龜山誌銘辯

宏問何故西方之傑。窺見閒隙。遂入中國。答曰。自孟子既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至東晉時。無人耕種。佛之徒如達摩輩。最爲桀黠。見此閒隙。以爲無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

稱尊。此土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襠。

宏又問佛之徒、既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故卻言人人失其本心。莫知所止。答曰。釋氏自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吾卻言失其本心。莫知所止。大道懸遠。宏又問何故懸遠。答曰。昔明道先生有言。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宏又問、既云事事是、句句合。何故卻不同。答曰。若於此見得。許汝具一隻眼。

宏又問據楊氏家錄。稱先生不欲爲市易官。呂居仁亦云辭不就。今誌中何故削去不就二字。答曰。此是它門未曾契勘古人出處大致。若書不就兩字。便不小了龜山。差監市易務。卽辭不就。除祕書省校書郎。卻受而不辭。似此行徑。雖子貢之辯。也分說不出來。今但只書差監市易務。公年將七十矣。卽古人乘田委吏之比。意思渾洪。不卑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晝出一箇活底楊龜山也。幷遷著作郎。幷邇英殿說書。只一向袞說將去。不消更引高麗國王事。說他龜山。前代如伍瓊。亦嘗薦諸賢於董卓。卓召用之。除申屠蟠外。諸賢皆至。或旬月徧歷三臺而無非之者。此亦是有底事。不足爲文飾也。

宏又問攻王氏一章。卻似迂闊。何故載之。答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僧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詖淫邪遁之辭皆破矣。

宏又問或說龜山被召。過南京、見劉器之。劉問此行何爲。龜山曰。以貧故。劉曰。若以貧故則更不消說。答曰。傳言如此。未知信否。若據吾則不然。劉若問此行何爲。但對曰。老年無用處。且入這保社。它若更問

還有轉身一路否。但曰。料得無處分說。一任傍人點檢。不然者、若問此行何爲。只答云竿木隨身。亦自脫灑。

宏再問何故載果何求哉心則遠矣一句。答曰。陶公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決非惠遠所能招。劉雷之徒所能友也。觀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卽可知其爲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而龜山之賢可想見矣。世人以功名富貴累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象。但深味心則遠矣一句。卽孟子所謂所欲不存。若將終身。若固有之氣象。亦在其中矣。宏又問如何是心則遠矣。答曰。或尙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矣。

宏又問行狀云、陳公瓘、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先生。何故不載。答曰。凡公卿大夫之賢者於當世有道之士。莫不師尊之。其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於先達。或年齒居長。或聲望早著。心高仰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於盧仝。歐陽永叔之於孫明復是也。其一如子弟之於父兄。居則侍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曾子、之於仲尼。近世呂與叔、潘康仲、之於張橫渠是也。今一槩稱以師禮事先生。恐二公之門人未達。故不復書。大觀庚寅。在都城。嘗見了翁與龜山書。稱中立先生。初亦疑之。後乃知字者、親厚之意。先生者、高仰之稱也。亦可見矣。兼龜山道學。自爲當世所高。而誌中已稱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矣。不必更引二公以爲重。

宏又問行狀云、胡公之徒實傳其學。此事如何。答曰。吾於謝游楊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

授。卻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汝但觀吾春秋傳。乃是白頭六十歲以後所著。必無大段牴牾。更有改易去處。其書十萬餘言。大抵是說此事。試詳閱之。必自知來歷矣。

答陳幾叟書

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難固辭。故不得已勉強爲之。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少。故安國論其行己處。自飲食衣服居處之際。至於若將終身。不改其樂。事皆有實。以折服衆多之口。至其大略。又用語孟正蒙三說爲證。故措辭雖不工。而意卻有所主。只如差監市易務事。乃平生履歷。故不可闕。若據龜山所言。卻甚明白。雖書不就。無害也。但行錄乃言不欲爲市易官。於語脈中轉了龜山之意。卻似嫌其太卑。宂而不爲。須當削去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爲筦庫。卽見得遺佚阨窮不憫怨之意。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乎。其後以祕書召。遷著作郎等事。此正謂援而止之而止者也。夫援而止之而止。未有是處。而龜山獨稱爲仁者。特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耳。故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此事他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耳。當時宰執中若能聽言。委直院吳元忠輩畫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召。假有論及申屠蟠笑而

不答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龜山之赴召非畏海行指揮乃懼天下之人在塗炭之中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不屑去耳故安國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所以致其區區之意破紛紛之議使天下後世疑謗者莫不自消釋矣其章疏中所論王氏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又卽一二事以明之此眞拔本塞源者也幾叟何以尙言猶是一時之論乎五經皆空言也雖不如春秋一句卽是一事然明理以垂訓以侍後之學者豈曰小補之哉故說者以謂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此亦互相發耳誌中又載近臣所論闢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夫以義辯爲有益則新義之爲害可知故誌篇之末獨言凡著述論辯其存於今者非見諸行事故因此語反覆證明諸所建白之尤爲深切耳而著述論辯之功自在若以爲緩辭則誤矣故安國意不欲有所改更必欲更之但曰著述論辯存於今者其傳浸廣可也公更思之如何

記差市易務事始末

陳淵

龜山宣和四年旣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愼求在朝以書問所欲公年已七十矣癸巳生宣和四年歲在壬寅年已七十答以老不能辦事惟求一筦庫爲貧耳愼求得書詢吏部見闕監當官近毗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卽爲求得之馳以告公愼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爲人所授公聞之曰非見闕固於吾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不以爲然縱便得祿其可就乎蓋愼求不察吾意耳五年秋未果退闕因傳國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卽以足疾辭不赴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薦遂以祕書郎召對且御詔若辭者坐罪

乃不克免。先是傅國華奉使三韓。得旨許於經由三路凡人材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具奏臣往來京西淮浙人材可薦者甚多。然抱道處晦。無如楊時者。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材薦此一人。上亦聞公名。故始召審察。又召上殿云。若謂監市易務不就。除祕書郎卽就。卽非同時。事失其實矣。今削去不就二字爲當。更恐欲見其實。故具之。然如市易務方待闕未上。雖不見於墓誌。亦可也。

行狀略　呂舍人

虔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潛議。增以先生爲附太守輕己。及潛去後守林某議不持平。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先生能有守也。

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拜席與均禮。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相。貴盛。母前葬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瀦水爲形勢便利。託言欲以便民。事下餘杭縣。先生詢問父老。人人以爲不便。卽條上其事。得不行。

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畫先生形像。就家祠焉。

或說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上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會路允迪、傅墨卿、使高麗。高麗王問兩人。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兩人對方召赴闕矣。及還。遂以名聞。因勸政府宜及此時力引先生。政府然之。遂以祕書郎召。及對。陳儆戒之言。上嘉納焉。

太原被圍。朝廷遣姚古救援。古逗留不進。先生上言乞誅古以肅軍政。又率同列上疏。論蔡京、王黼、童貫

等罪惡。或死或貶。乞罷宦者典修京城事。且錄五代史傳以進。朝廷置詳議司議天下利病。先生以爲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小生。未必賢於六曹長貳也。朝廷從其議。又乞褒復元祐名臣凡在黨籍者。力辨宣仁誣謗。乞復元祐皇后位號。凡所論皆切當時要務。

大學諸生詣闕上書。議者疑其生事。徼亂。先生卽見上言諸生欲忠於朝廷耳。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爲之長貳。卽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矣。卽命先生兼國子祭酒。

今上卽位。本中之先君子初在政府。首爲上言先生之賢。於是除工部侍郎。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旣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卽往從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閒居彖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本中嘗聞於前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遺事九條

明道在潁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文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

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彫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謝楊二君長進。見龜山語錄。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即能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見程氏遺書。

伊川答楊中立論西銘。中立書尾云。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見上蔡語錄。

先生曰。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爲有甚於鞭笞者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茶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常至是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力。見龜山語錄。

又言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爲瀏陽日。方爲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於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爲恨。

元城劉公問胡珥曰。毘陵莫常得書。中立安否。曰。楊先生近有除命以祕書郎召對。公曰。誰所薦。珥曰。傳聞是蔡攸。公曰。此曹立黨相傾。不知中立肯來否。見道藪錄。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曰。大諫初承詔命。衆論有疑。安國獨以爲以明道先生之心爲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屨而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爲蔡氏所引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浼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又答胡應仲書云。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祖裼裸裎。不以爲浼。見胡文定公集。

昔西南夷人。嘗以梅聖俞雪詩織布。而永叔只於野錄載之。其事不入誌銘。然則姓名爲蠻夷君長所知。豈足道哉。龜山行狀中載高麗國王事。所以不得書也。見胡氏傳家錄。

遵道墓誌銘略 此昔先君子吏部府君所作。

公諱迪、字遵道。爲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卽賦。凜然如成人。旣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閒言。平居無喜慍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爲善。則矯然敢爲。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冰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爲之平。其誠信於人如此。游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抱經游於伊川之門。以藐然少年。周還羣公之閒。同門之士。咸斂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伊川答龜山書曰。令子名

迪者。好學實美。當成遠器。於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予不及識公。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士游。閒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吾不及也。謹爲之銘。銘曰。斯文盛衰。天實命之。有嗜其徑。異端乘之。道堙不治。以與世違。有志於得。俗學昏之。以見自私。乖戾莫施。孰爲毅然。莫乘莫惛。天蓋祐之。使與斯文。屹屹龜山。淵源伊洛。如星之斗。以表後學。公爲之子。妙質夙成。目濡心渟。食息訓經。不躐不陵。師訓是程。軌道以趨。不畔墨繩。行滿鄉黨。世孰知之。遺文蔚然。不可瑕疵。胡不百年。以究其業。齎志莫陳。方壯而折。天其或者。尙相公子。我銘幽竁。以告來世。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一

劉起居

墓誌銘

許景衡

公諱安節、字元承。温州人。資稟不凡。方兒時。已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於得而後已。少與從父弟今徽猷閣待制安止相友愛。皆以文行爲士友所稱。既冠、游太學。元符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主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公太學。不報。除萊州州學教授。未行。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句文字。改宣德郎。召對便殿。公言春宮宜愼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卽日擢爲監察御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攝殿中侍御史。時公方謁告省親。既陛辭而命下。不及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趣赴闕。公迎父宣義而西。居無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義固止之。明年。遷太常少卿。而言者斥公在言責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寧親。責守饒州。州薦饑。公至、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它日皆強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宜有相通者。政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爲在官者所擾。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寮屬化之。未幾。饑者充乏者濟。逃者復。於是與之治賦出。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去饒州二日。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耆壽以爲吾州自范文正公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

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公闢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一無失所者。其將發廩也。吏以爲法令不可。而部使者亦持其議。公皆弗聽。大疫。公命醫官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計。政和六年夏五月卒。年四十九。娶何氏。公之娶也。初行親迎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多竊笑。比年朝廷頒五禮於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始云。子男曰暨孫。有異質。九歲而夭。一女尚幼。以安止之子誠爲後。公天資近道。而敏於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沈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其貌溫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未嘗見其有怒色恚辭也。其在河東。同僚有交惡者。一日邂逅公座。聞其緒餘。不覺自失。相與如初。其恬靜弗校。宜若易與者。至於有所立。則挺然不可回奪。曾不知禍福利害可以爲避就也。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哲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事親能承順其意。教養諸弟。涵容周還。有古人所難能者。族居踰百口。上下愛信。雖臧獲無閒言也。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有閒斷矣。聞人善如己出。或歸以過。則未嘗辯。遇事不擇劇易。人所厭苦者。任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其與人游。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諸暨令不事事。州將欲易他邑。公既左右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卒善待之。宣州賑濟。公疏以爲非敢專也。蓋有所受之。故朝廷錄部者之功而進秩焉。蓋其志非敢私佚其身。而在於爲人。其所施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爲

不如是。則非所謂合內外通彼我也。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俾毋再犯。閒有鬬者。將愬於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君。遂捨去。以是廷無可治之事。或踰旬不施笞朴。

遺事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曰只爲未有根。因指庭前茶蘼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問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卻亦早是好手。如廉仲之徒。皆忘卻了。見上蔡語錄。

尹侍講墓誌銘　　呂稽中

先生洛人也。姓尹氏。曾祖諱仲宣、娶張氏。生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諱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諱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河內娶何氏。生四子。其長子諱林。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娶劉氏。萬年縣君。劉氏卒。陳氏福昌縣君。是生先生。先生諱焞、字德充。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爲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答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先生曰。噫。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夫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子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爲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程夫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程夫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靖康元年。朝廷初辨忠邪。召用四方才德之士。以布衣召先生。先生謝不用。既往、又謝不欲。朝大臣知不能留也。授以和靖處士而歸。明年。金人陷雒陽。先生之家死於賊。先生既死而復蘇。竄於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於京師。思有以繫天下之望。則使其僞帥趙斌卑詞厚禮。來召先生。具供帳衞從於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匿冥水谷中。崎嶇走山間。遂至閬中。久之、往來巴中。止於涪。紹興五年。有從臣言先生之道。上召先生於涪曰。昔者之召程頤。蓋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遂以左宣教郎崇政殿說書召先生。先生力辭十數。上敕有司加禮敦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學者。爲先生立祠於涪。七年、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朝廷恥之。於是大臣顯言先生拒劉豫之節。學問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禮益至。先生辭避已數十。迫上命。布衣至行在所、而病。上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須其病愈。必受命而後朝。病愈。先生朝。又辭於上前。上曰。卿尙可辭邪。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遂就職。又除祕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二月。除祕書少監。月餘。以病求去。不許。四月。賜緋衣銀魚象笏。與御府珍玩之物。先生益衰且病。益求去。改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崇政殿說書。九月。除太常少卿。兼說書。十一月。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進官左通直郎。而先生病日作。不能朝。告病甚於朝廷。十二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矣。而寵祿日至。何功德以當之。上章十餘不已。朝廷哀其病且老。九年二月。使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先生去之平江

虎丘。十年正月。先生年七十。曰。七十而老。尙矣。遂致仕。進官左奉議郎而從其請。十二月。先生如紹興。居二年而沒。年七十有二矣。上命越制以賻之。贈官四等。先生娶張氏。追封令人。生子均、仕爲將仕郎。雒陽之陷。與張令人皆死。惟諸女在。立孫鎭爲均子。稽中聞之。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爲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敍。於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學之正也。故先生莊敬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見於容貌聲音之閒。望之儼然也。卽之則溫。言則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小人見之必革面。後有聖人。不易先生之道矣。然而先生進不得施之天下。退未嘗筆之於書。與羣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爲講解文書。獨嘗奉詔撰論語解。今行於世。

遺事十條

和靖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見祁寬所錄尹和靖語。下同。

和靖言初見伊川時。教焞看敬字。焞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

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和靖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

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彥明獨能力行之。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无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邪。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見呂氏雜誌。

溫州鮑若雨商霖、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清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靳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焞以諸公來依先生之門受學。焞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少差。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頷之。見祁寬所錄尹和靖語。下同。

和靖與思叔共學之久。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爲我言之。和靖曰。焞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焞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焞未敢保也。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待。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見程氏遺書。下同。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頤之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和靖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謂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元長次日

說如此。蓋伊川平日元不曾許人。見祁寬所錄尹和靖語

靖康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奏。伏見河南府布衣尹焞。學專師古。行足勵俗。潛心允蹈。踰三十年。西都學者。皆推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召致。俾預講說。必有補益。召至京師。十月賜號和靖處士。以歸。戶部尚書孫傅、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傅、中書舍人胡安國奏。臣等伏覩河南府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惟時。皆可師法。器識宏遠。可以任大。臣等淺陋。不足以盡知。然近來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昨緣朝廷特召河南敦迫赴闕。伏聞命之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朝廷仄席求賢之意。伏望聖慈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尋以金人犯闕。不及再見。見雞肋集

和靖在濡州、一室名曰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涪陵縣、所居名曰習堂。取學而時習之之義。在千福院、一室名曰六有齋。取橫渠先生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曰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元涪陵記善錄

紹興五年。史館修撰兼侍讀范沖奏。伏覩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靖康中朝廷以布衣特起。彖加津遣。既至京師。懇□還山。賜處士號。建炎間。焞逃竄山谷。翟興爲河南鎮撫使。聞其名。遣使延聘。焞亦不就。今流落在蜀。臣與之游處三十餘年。得其爲人。內外淸備。毫髮無玷。實爲鄉閭之所尊禮。士友之所矜式。迹其所得。於已表見於外。臣無能髣髴。舉以代臣。允愜公議。六月十五日。聖旨召赴行在。仍令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宣撫司劄下涪州津遣。知州事李贈申。尹處士雖寓

居本州千福院。然獨處一室。嘉遯養浩。志尙高潔。邦人莫得而見。恐非有司移文可致。乞自使司專委官一員。依已得聖旨。以禮津遣。上副朝廷舉逸求賢興治美俗之意。於宣撫司差官敦遣。先生四狀辭免。不獲。明年九月、乃行。先是伊川先生謫居於涪。涪人立祠於北巖。先生避地。偶亦居焉。至是以文告辭曰。焞甲寅孟秋。始居涪陵。己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除書。實嗣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行在。有補於世。則未有也。不辱其門則有之。今玆啓行。惟先生有以鑒之。七年二月至江州。以病少留。四月上第八狀云。竊見臣寮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爲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帷。其所敷繹辟陋之學。亦不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焞雖甚愚。敢偸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日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乞令自便訪藥求醫。免令道塗塡委溝壑。於是右相張公浚奏。臣先備員川陝宣撫處置使。竊見和靖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僞命。焞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餘里。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嘗延請至司。與之款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臣被命還朝。蓋嘗以焞之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采羣議。召置經筵。而焞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五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奏。先生又辭不得□□月乃至國門。猶引前說力辭云。列之經筵。陳說上側。守其師法。則亂聖聰。趨時苟合。則負素志。此其所以被寵若驚。進退失據者也。至二十狀不允。乃受命入

對。見雜儷集及涪陵記善錄。

戊午八月二十九日。講筵初開。上問先生孟子謂紂一夫如何。先生曰。此爲當時之君而言也。時有進疑孟子說者。上問程頤謂孟子如何。先生曰。程頤不敢疑孟子。見祁寬所錄尹和靖語。尹彥明在經筵。嘗從容說黃庭堅如此作詩。不知要何用。見呂氏雜誌。

紹興戊午。先生上奏曰。本朝□□之禍。亙古未聞。然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遠近愛戴。國勢可保。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心。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遂使虜意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況先王之禮。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信仇敵之詐謀。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反兵之義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更願深謀熟慮。採衆論以全大計。則天下幸甚。又與宰相秦檜書曰。金人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使爲口實。要怨誨兵。自困自弊。豈忍爲此議乎。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金人悔禍。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金人虎狼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弟通於神明。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強。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復有辭免待制第三狀云。臣

每念誤愛寵榮。蔑聞補報。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迹其愚庸。豈堪時用。第四狀又言之。乃得外祠。見戊午讜議及鄭僵集。

先生卒。門人呂堅中以文致祭。其略曰。恭惟善誘。循循不倦。俾沈若酣。培殖聞見。曰敬以直內。是乃持守。維窮維格。理則昭剖。由是致知。上達神明。知而罔覺。匪致之精。養不以厚。行不以力。雖曰有見。乃德之賊。厚養力行。必踐必久。勝己之私。馴以固有。略則易詐。拘則易窮。才意所測。鮮克有終。喜怒哀樂。聖愚同然。發欲中節。時然後言。猗與吾道。易簡以求。如霽則行。如潦則休。或謂無心。先生曰否。何以知覺。惟私是醜。或謂勿思。先生曰豈我亦有思。思無邪爾。先生之言。測遠窮深。其未傳者。匪言實心。嗚呼哀哉。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二

張思叔 名繹。嘗記伊川言行一編。亦名師說。所著詩文甚多。今存數篇。

遺事三條

張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授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己、官雒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先生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時從學者甚衆。先生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見呂氏雜誌。又童蒙訓云。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孟能守此。則無不可爲之事。

和靖言焞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思叔穎悟疏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游處。先生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家居壽安。學者從之漸衆。和靖嘗因侍坐稟伊川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思叔不及。焞先生以爲然。思叔長於爲文。又善辨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

於世。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見涪陵記善錄。

張繹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樸茂。見祁寬錄尹和靖語。

馬殿院

逸士狀　何兌

公諱伸、字時中。按語錄作時中或作時舉。恐亦當兼行。東平人也。自弱冠登第。不樂馳騖。以階進。晦迹州縣。人無知者。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奸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程先生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游。閒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先生高弟張繹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能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者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眞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之。不顧也。逮靖康初。政。樞密孫傅。始以卓行薦於朝。召既至。中丞秦檜素高其節。卽迎辟爲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居無何。遭大變。故。金人立張邦昌。俾僭於位。邦昌初不敢當。而賊臣從旁勸進曰。相公今姑權宜從事。忍死爲一城生靈贖命。他日爲周公。爲王莽。惟相公所爲耳。邦昌於是俛首唯唯。卽趨虜帳。受僞號。旣、金人去滋久。邦昌恬無自孫意。時人皆意邦昌實預邪謀。畏禍無敢言者。公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同院簽與俱往。相顧無一首肯。公

遂以書自抵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爲此爾。而欲吾稱臣邪。出卽以繳申尙書省。尙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甫議迎隆祐皇后爲垂簾計。其書大略曰。相公閣下。服事桑朝。爲宋寶臣。比者不幸。迫於狂虜。使當僞號。非常之事。閣下此時。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欺。所以忍死須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孫於人。而實忘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於己。而實存趙以歸耳。是得春秋祭仲行權之旨。而不苟辭其名。故天下戶知之。而無一人以相公爲非也。金人既北。相公於義。卽合變懼自列於朝。上皇子惟康王在外。天下所繫。國統有歸。宜卽發使通問。掃淸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閣下退就北面之列。然後從而引咎。以明身爲人臣。昧於防患。不幸爲寇讎脅汙。當時不能卽死。以待陛下。今事既定。夫復何面事君。請歸死有司。以爲人臣失節之戒。退伏闕下以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以閣下忠實存國。義不苟生。棄過錄勞。而身名俱榮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已多。肆然尙當非據。假寢禁闥。若固有之。羣心狐疑。不知所謂。上天難欺。下民可畏。成敗之際。閒不容髮。閣下若以愚言。麤有覺悟。伏望亟圖。猶可轉禍爲福於匪朝伊夕之閒。此伸所以不敢自外。且效愚職分於朝廷。過此以往。則閣下包藏既深。志慮必異。外假設飾事端。愒日待期。而實陰結寇讎。合從爲亂。九廟在天。雖萬無成理。然伸亦願生不汙與叛逆同朝。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既而戶部侍郎王及之、言於邦昌。以上皇寧德宮府藏所有。及池塘魚藕之利。可盡取以資國用。公復慨然引義。白於都堂曰。古者人臣去國。其君待之猶三年。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

猶若此。則臣之報君宜如何。今吾君遠狩。猶未出疆。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擬欲追挽而不可得。君之府藏燕游。忍一朝而毀乎。此與削迹何異。切不可許。邦昌不聽。今上龍飛。公屢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從竄削。上知其忠。且有功於國。遂擢爲殿中侍御史。荆湖廣南撫諭。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還臺。言執政黄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不報。嗣上章以臣言可采。即乞施行。非是。臣合坐誣罔大臣之罪。移病待命。旬日。貶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寘之死地。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爲朝廷惜其去。至戚嗟相弔。且爲公危之。公以襆被就道。無憂懼之色。人益歎服。公天資重厚。雖勇於爲義。而恥以釣名。凡所建明。輒削其槀。故人少知者。不幸卒爲仇陷於死。公之死不得其詳。或云時王淵屯淮上。受潛善等密旨。加不利於公。天下知與不知。莫不痛之。未幾。廣陵不守。果如公言。紹興初。乃追贈諫議大夫。公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姑掇其大者。以補國史之缺。謹狀。

先君紹興初作此文。攜以呈故丞相李公。李公許以達朝廷。未及而薨。紹興癸酉。倅辰陽。忽見邸報。宰相秦檜自陳其靖康之功。謂他人無預焉。先君遂以此文繳申尚書省。大激檜怒。送荆南詔獄。令自引虛。獄辭皆出吏手。先君不得預也。奏上。又以情重法輕。特削官。貶眞陽。未幾。檜死。蒙恩東歸。繼復舊物。而病不起矣。嗚呼痛哉。秦檜靖康時爲中丞。於金人帳前。乞立趙氏。其謀議皆出於先生。死。察院吳給敦仁爲草劄子。檜忌人分功。深諱其事。及見逸士狀。恐先君知而揚之。故忿懥至此。辛巳仲冬十日男鎬謹書。

續紀　　何鎬

先生調官。未嘗擇遠近利害。到部。但視資當入者。卽注擬。家東平。乃授成都郫縣丞。尙在選調。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先生。先生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先生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旣知其弊。尙何辭。先生至場中。則諸色人紛然矣。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凡可以蠱誠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先生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略無留滯。於是蜀人稱詠。萬口一辭。時提舉常平孫俟、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曉。怪而問之。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卽呼吏書牒薦之。卽日改秩。先生常以此語人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人也。

先生爲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行茶引。先生拒之曰。民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守怒曰。朝命安可抗。先生曰。伸爲令。誠不忍見民轉溝壑。守曰。須先劾爾。事乃可行。民聞先生被劾。爭赴愬諸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又嘗掌市易。倅以百縑令售之。先生辭以直高。倅強之。先生曰。伸不敢以詐估官直。須伸去乃可。欲尋醫。倅懼而止。

先生在奉符縣。傅伯野在西掖。慕洛學。遣其子見先生。求二程先生語錄。先生曰。此書今非其時。未敢遽傳。其子固請。先生曰。第歸。尊君若果有志。無憚再來。旣還以告。伯野曰。吾志欲求道。遑恤他乎。遂令復

至。先生乃授之。且謂曰。尊君既得此書。不得久於朝矣。未幾。果以繳高麗詞頭罷。

先生出使。過州縣。必察民利病。餽遺一無所受。初至淸湘。所在民、羣聚遮馬首。投狀乞留其宰。問其善政。皆曰不知其他。但知知縣到後。未嘗有吏下鄉。先生卽日以舉牒付民。使以遺令。衆歡然乃去。令姓張。失其名。至番禺。問諸司以屬吏之賢者。同薦一節度推官。姓黃。曰。方陳述生殺自任。官吏無不畏附。惟此人敢與之辨曲直。幾遭虎口。乃舉之。還至舒州。從人就縣索夫馬。其令不應。直至前曰。殿院所合得。不敢不供。從人分外需索。實不能應。先生延之坐。且謝之。既而謂人曰。某以臺官過州縣。一令乃敢拒之。是必有氣局者。還朝、首薦之。令姓周。

先生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先生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尙留東平。

先生自湖廣還。將入奏。於道中採訪得執政不法事。作彈文。方具稾。而先君追及於建康。先生喜曰。吾有事、數日不能自決。望子久矣。因出稾相示。且曰。吾欲首言之。先君曰。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先生曰。彼忌我。若未及言而有遷除。奈何。然吾當有以探之。是時方召孫覿、謝克家、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覿親草降表。極其筆力。以媚金人。受其二女。乃負國之賊也。果不報。遂除司農卿。先生固辭。乃繳進彈文。時執政怒甚。搜求無以爲罪。乃指彈文中言邵成章上書事。成章。中官也。以爲趨向

不正。遂貶公。

遺事三條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爲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爲御史論事。公論與之。見程氏遺書。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監察御史馬伸狀。伏見逆虜犯順。劫二帝北行。且逼立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位者。自信金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卽就死。城中之人。不卽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金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訟獄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尙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虜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謂金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鬨。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反遭塗炭。辜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稟太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閒。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子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再作。無以復加。如以伸言爲不然。卽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候鈞旨。申時。奉鈞旨一切改正。九日。追僞赦不行。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決政。邦昌行

太宰事。中外大悅。追回諸路赦文。并收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用。遣馮澥、李回、爲奉迎使副。見汪藻所編實錄草本。

胡文定公時政論曰。馬伸言黃潛善、汪伯彥、措置乖方。自言官黜爲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愼命令。則以下還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宮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衞膚敏、而用孫覿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吳給、張闡、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優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不敢以無爲有。亦不敢以是爲非。而當時不信其言而罷之。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捐軀爲國之人。惡其毀譽之核實而不亂也。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伸既遠貶。雖有詔命。不聞來期。君子憫焉。此雖賁以龍閣。未盡褒勸之禮。乞加追奬及其子孫。以承天意。見胡文定公集。

侯師聖名仲良。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有論語說。及雅言一編。皆出衡山胡氏。其爲人梗槩。亦見胡文定公行狀。

遺事三條

人有欲館侯子於其門者。侯子造焉。則壁垂佛象。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之。侯子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爲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見侯子雅言。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略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於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可慨矣伏望吾兄力薦於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爲無補見胡文定公集

尹子曰先生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見外聲

或曰江陵有侯師聖者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邪師聖後游荆門胡文定留與爲鄰終焉愚按侯子非荆人據諸書所載但知前數條而胡公行狀亦止云熟觀二先生之言行不言其見濂溪也濂溪卒於熙寧六年而侯子靖康建炎之閒尚在其題上蔡謝公手帖猶云顯道雖與予爲同門友然視予爲後生則其年輩不與濂溪相接明矣且其言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者亦與侯子平日之言不相似凡若此類學者詳之

王著作

墓誌銘　　章憲

福清王先生程門高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徙平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徼名當世世亦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先生學

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先生爲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耳。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尙。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册。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匄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午。疾終於里第。葬於湖州長興縣和平鎭茅栗山。楊文靖公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中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焞、皆舉以自代。胡公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議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三

胡文定公

行狀略

公諱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父淵、故宣議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公生於熙寧甲寅九月二十二日巳時。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常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強識。致日明。文辭迥出流輩。博士欲令諸職長。各呈其文課。將考優劣而去留之。皆爭先自送。公獨繳還差帖。願退就諸生之列中。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時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爲第一。將唱名。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諦聽逾時。稱善者數四。親擢公爲第三。除荊南教授。正身律物。非休沐者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文藝爲勸。除大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名。試選廢居上游。一旦觀爲人代筆事覺。公揆薄游成訟。逾告期不歸。爲之游說者甚衆。公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爲職。職不能守。奚以錄爲。且二人者、果佳士。而所爲如此。亦何足惜。衆不能奪。竟致之法。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公言曰。學校所以成就人材。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當使學者於規矩之外。有所畏而不爲。謹按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爲先。

文藝爲下臣當以此仰奉明詔改使湖南是時蔡京方得志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當愈爲民害學校其一也公獨撙節行之禁其太甚士子持法自肆者懲之常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禮下賢士刺舉必由公論風采嚴肅郡縣敬畏不敢犯會有詔旨委諸道提舉學官論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已惡公不爲己用於是屬吏李良輔、徑訴於朝稱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託也京大怒改良輔合八官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人皆爲公膽落帥曾公孝廣來唁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於人遠矣獄未成移北路再鞫之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公名勒停公退居荆門漳水之上定省之外以經籍自娛家人皆忘其貧而親心適焉既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辨明前事有旨復公官改正元斷然公仕意益薄矣政和八年張商英相除公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年寖高即上章乞侍養得請滿二年未能朝參丁令人憂服除政和八年矣余深入相薦名士十人公與其一有旨召對公至京師臥疾不出百餘日逡巡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受命而中大捐館舍中大常欲公及時建功立業而毋令人又每以進取爲戒公處其閒委曲將順既不失令人之本心又不拂中大之嚴訓終喪謂子弟曰吾奮迹寒鄉爲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遂稱疾挂冠買田塋旁築室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章薦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公來謝且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淵聖急召坐後殿以俟公卽入

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陛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其於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未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向久。而績效未見。則於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之幸。臣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而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紀綱尙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聽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觀。而浸潤之奸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奸雄不忌。狂虜肆行。大勢一傾。不可復正。望詔大臣。詢以修政事攘夷狄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仍集百官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按爲國論。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除中書舍人。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大小之臣與己不同者。卽指爲朋黨。見公論學術之奏。慍懟形於詞色。乃言於淵聖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此可謂不臣矣。淵聖不納。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翰對曰。臣雖□□□□。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入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蔡氏所汙。惟安國一人耳。淵聖嗟異焉。南仲知淵聖意不可回。乃諷臺諫。掎角論公。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淵聖終不許。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上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

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卽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旣有擁衞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而兩得矣。槩方得淵聖心。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於公嘗有推挽之力。必無較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於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翱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略如公所策云。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珏行李綱責詞。實乃爲綱游說。珏坐貶。公言侍從之臣。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不得侵紊。而澥越職妄言。上瀆宸聽。非所以靖朝著也。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廣開公正之路。而澥無故復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宜察奸罔。早加懲戒。夫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脅制異己。而遂其跋扈之謀者。何忍更遵用之。使羣臣益分門戶。迭相排毀。置國勢於傾危乎。陛下卽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政良法。而澥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按紹述之議。國論至今。紛紛未定。則澥之故也。於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槩、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虜騎已薄都城矣。公在省一月。告假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論列。或謂公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論。至於大事又不敢論。是無時可言也。虜圍益急。淵聖命召公及許景衡。旨竟不達。今上登極。召公爲給事中。公雖辭避未行。而痛憤夷狄侵陵。心在王室。蓋

有趨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斥逐忠賢。於心意益戾。公因於免奏有言曰。陛下撥亂反正。將見中興。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塗。揆以愚見。尚多未合。儻或隱情緘默。卽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戇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擊。遂能除命。建炎二年、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命州郡以禮敦遣。子寅、時修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諭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公以建康東南都會。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慨然欲入朝。行次池州。聞幸吳越。遂具奏引疾而返。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於上。復除給事中。上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尤難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於理戎禦侮之際。虛廢光陰。耽味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僭暴。恢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公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庶幾成書。可備乙覽。未允。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公上奏曰。勝非當黃潛善、汪伯彥、秉鈞之時。同在政府。緘默傅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下詔令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天下憤鬱。皆不能乎。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勝非不能死生以之。偷合苟容。不顧君父。沿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門下檢正黃龜年書行。公上奏曰。由臣愚陋。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明。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

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讀。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縱臣無恥。公論謂何。是時左相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傾右相秦檜。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席益知其意。謂之曰。目爲朋黨可矣。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爲助。而據公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實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夕彗出東南。檜三上章乞留公。不報。卽解相印去位。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安國扶疾造朝。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頤浩卽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云以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臺省爲之一空。勝非遂相。公登舟。稍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年。乃渡江而休於衡嶽之下。爲終焉計。買地誅茅。結屋數間。名之曰書堂。頹然當世之念矣。初王荊公盡屏先儒。以爲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離析字畫。偏旁。謂之道德性命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宮。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爲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熄矣。公自壯年。卽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始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裒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

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沈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開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吏史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嘗謂宮觀之任。本以養老優賢。非因避職及獲譴。義不欲請也。及此除。乃上表謝曰。謹修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祿。即再加刪潤。繕寫奏御。上屢對近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乃除公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公以疾未行。御史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司諫陳公輔、遂論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上念公訓經納諫之思。特除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沒於正寢。贈左朝議大夫。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弈棊。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耶。是後不復弈。爲學官京師。同僚多勸之買妾。爭既集。慨然歎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按行屬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罷官荊南。僚舊餞行於渚宮。呼樂戲以俟。而交代龜山楊公時、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云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出奉巵

酒爲壽。公蹙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阢隉。豈吾徒爲宴樂之日。敢辭。其人赧赧而止。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於義。雖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也。恬靜簡默。寡於言動。雖在宴閒獨處。未嘗有怠容慢色。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矜意。則曰上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見怠慢不虔。必顰蹙曰。流光可惜。將爲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者。亦未嘗降志孫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贛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敍。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徧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顚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物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公於出處。由

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爲主。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以出處問公。公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安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定夫者、游察院酢也。顯道者、謝學士良佐也。與楊時中立、皆二程先生之高弟。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公尙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爲冠。慕思鄉往。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温。儀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薰然可親近之意。年寖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以備家廟薦饗之用。造麴糵。治秫米。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親之。其於祭也。必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離亂遷次。居處衣食。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由少至老。食不兼味。深居疾病。膳羞不可致。子孫或請稍近城郭。公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之故。移不貲之軀哉。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閒。非惟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凡財利假貸。劑約必明。期日必信。無少差忒。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違而愈篤。每被召。卽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寢。思所以告吾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二程門人侯忠良、久居三川。多識賢公卿士大

夫之所爲。而熟觀兩先生之德行。又嘗周流天下。汎求人物。鮮有可其意者。後至漳濱。公館留之逾年。仲良潛察公心意、於言笑動止之閒。不覺歎服。語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初娶李氏。繼室王氏。皆贈令人。子三人。寅、左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寧、將仕郎。宏、右承務郎。女適右迪功郎向沈。孫大原、大正。葬於潭州湘潭縣龍穴山。禮官議以道德博聞。純行不差。謚公爲文定。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四

程氏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王端明

名巖叟、字彥霖。大名人。元祐中、爲臺諫官。登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記其行事甚詳。然不及其學問源流也。惟遺書前篇有其答問。而其集中亦有記先生語數條。又祭明道文。有聞道於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亦有兩疏。推挽甚力。蓋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劉承議

名立之、字宗禮。河間人、敍述明道先生事者。其父與二先生有舊。宗禮早孤。數歲卽養於先生家。娶先生叔父朝奉之女。郭雍稱其登門最早。精於吏事云。

林大節

不詳其鄉里名字行實。但遺書云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然則亦篤實之士也。

張闕中

不詳其名字。有答書、見文集。

馮聖先

名理。汝州人。陳恬叔易爲作誌文。尹公再題其後。其子忠恕、從尹公學。涪陵記善錄者也。誌跋皆見錄中。外書又載尹公之言先生門人馮理、字聖先。自號東皋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閒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鮑商霖

名若雨。永嘉人。有答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今見文集遺書。

周伯忱

名孚先。毗陵人。與其弟恭先伯溫同受學。有語錄。及答問各數章。今見書集。伯忱嘗爲臨安教官。其家有伊川帖數紙。其一邢和叔問先生、謂二周與楊時似同。恕恐二周未可望楊時。如何。先生答云。周孚先兄弟。氣質純明。可以入道。頤每勸楊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此。

唐彥思

名棣。直興人。有語錄一卷。見遺書。

謝用休

名天申。

潘子文

名旻。

陳貴一

名經正。與其弟經邦貴叔、同受學。四君皆永嘉人。名見唐錄。

李嘉仲

名處遜。洛人。亦見唐錄。後爲中書舍人。溺死維揚。

孟敦夫

名厚。洛人。祁寬記尹和靖語云。孟敦夫來從伊川。又爲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閒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然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域、邵溥、送焉。

范文甫

暢中伯

二人不詳其名。見楊遵道錄。

李先之

名樸。贛上人。爲西京學官。因受學焉。呂氏雜誌云。李先之、周恭叔、皆從程先生學。而學蘇公文詞以文之世多譏之者。

暢潛道

名大隱。洛人。遺書第二十五卷。卽其所記也。遺書云。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得也。

郭立之

名忠孝。宣徽使遠之子。事見伊川年譜。祁寬記云。和靖語云。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近思。外書云。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卽道也。又從何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今觀忠孝所著易書。專論互體卦變。與易傳殊不同。然其子雍辯年譜所記事甚詳。未知孰是。

周恭叔

名行己。永嘉人。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記也。祁寬記和靖語云。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

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和靖偶及之。伊川云。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父母遺體。以偶賤倡。可乎。上蔡謝公亦言。恭叔不是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了。胡文定公亦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

邢尙書

名恕、字和叔。其行事詳具國史、及邵伯温辯誣等書云。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爲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而至焉者也。又云。謝良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頤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卻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於此也。上蔡語錄云。邢七自言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句當甚事。蓋放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伊洛淵源錄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朱熹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章德宣）通

張